二林居集

二林居集卷九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跋尾三

盧存齋先生手書周忠介公神道碑跋

鄭所南一腔忠憤溝雲霄貫日月而生平嗜餐梅花嘗夢登玉眞峯頂得古梅樹大百圍花徑半尺方盛開摘而食之齒鍊爲丹鼻舌毛孔迸散香霧天光粲發其心忽空自爲記如此石齋先生其後身與讀此文忠憤既絕類所南而行畫閒又都作古梅香氣殆若引我于玉眞峯頂矣前詩意有未盡因推論之時方奉 先府君諱齋居文星閣僧舍距題詩之歲忽已四年矣偶意文信國句云功名幾滅性忠孝大勞生

周復斯卷爾增慨息鑪香一炷回向蓮池爲先生消此公案可也

跋三近堂講義冊

石齋先生自粵戍召還以病乞歸在崇禎十五年安居講習者且二載予嘗得先生元日同諸子作詩卷有句云崔徐鄒巷外樂管古人前又云一室千峯太微言天下聞朋來之樂情見乎詞然不知所謂諸子者何人也今觀三近堂講義則有呂而遠楊玉辰皆先生講會中人也其所言伊尹事業功名下手處只是覺知一路若無覺知一路大家厮殺只是龍血玄黃耳所謂微言者非邪具此心眼彼崔徐管樂不免望洋向若而驚矣先生手書其文殆非偶然心畫棱棱具有冰

霜之色展讀再三頫首至地謹題數語于後屬者爲趙舍人億孫

跋文休承盤谷圖卷

韓退之送李愿叙其所偁大丈夫者乃流俗之卑論云耳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昔之人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其趣各殊要未有無得于道而可偁大丈夫者欲求有得于道不汲汲焉性命之憂而唯取舍于喧寂之閒吾知其非孟子之學矣雖然古固有龍德而隱者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夫四子之于

道視孟子所偁未知何如要其入首有超然喧寂之表者不然其遂能喪堯之天下乎哉烏呼如斯人者吾不得而見之矣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左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撫斯圖也庶幾旦莫遇之

題張君度秋山卷

予頃在京師于一友人寓館見張君度所畫輞川圖欲得之以酬價過廉爲一顯者奪去時往來于心不能釋今二十餘年矣禪關寂歷忽有以此卷見投者乃君度在楞伽所作秋山圖也楞伽之與輞川其勝劣未可知然予聞品畫者神肖爲上貌肖次之此之所作殊與楞伽不相似其亦有取神而遺貌者邪誠得其神矣吾安知輞川之爲輞川楞伽之爲楞

伽也吾又安知輞川之不爲楞伽楞伽之不爲輞川也夫楞伽輞川同一意造以意造名以名召境了境不住僅有其名了名非眞唯是其意了意無作忽契本空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其本空之謂乎

跋董思翁評文卷

思翁行草書如鳥飛空而不住空如月度水而不到水一行如一字一字如一畫而其閒低卬起伏百折千回變化無盡是有天焉不可以貌爲也世之僞思翁者日出思翁之眞幾不可見得吾說而求之見晛雪消莫得而遁焉如此卷評文語雖無款識洩知非思翁不能作亦以其有不容僞者而已矣

俟齋徐先生手帖跋

俟齋徐先生書瘦硬通神如傲雪老梅屈折蕭疏生意自足此冊乃徐先生與外甥吳超士手帖吳君之子穆少彙而藏之者也後附水樵子會約一通邀諸朋好醵金就俟齋爲繼粟計而懼傷其廉也則索徐先生作畫以償之噫諸君之誼篤矣徐先生之行亦苦矣予嘗兩得徐先生畫一畫山水一畫㪚𠌶天女俱翛然拔俗觀會約所云徐先生畫在當日已爲人寶貴如此君子固多能乎抑其可愛而傳者又不獨在區區筆墨閒邪識者辨之

柏廬朱先生字冊跋

柏廬先生平生論學一以主敬爲程嘗與徐昭法劇論其指

月照瀓潭雪消春領語其境界不是過也此册書孝經西銘卽繼以敬齋箴其示人之指切矣至其心畫端嚴亦臨亦係誠之不可揜如此學者卽此而求之亦可曉然于本末之辨矣

彭氏先賢遺墨卷跋

予先世自清江來以武功隸衞籍四傳至　南窗公耆年高行能文章所著書今不傳傳者獨題兩先人畫像數行而已南窗公仲弟西枝公始成進士其文墨亦不數見此卷所登乃其僅存者自　南窗公以下再傳爲　蓼蔚公三傳爲敬輿公所爲書俱天眞自然風流蕩往至　一庵公　止庵公平生提倡正學不以書自見然　一庵公書頗類柳誠縣

止庵公書又頗類虞伯施顏淸臣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信矣
先尚書公書從歐陽信本出骨重神寒淸廟器其斯之謂與
西枝公有子曰隆池山樵居隱不仕工詩最能書其篇翰世
多有之再傳爲雲毋山人善八分予嘗得其聯語十字莊爲
一軸別有千文石刻已殘缺而　南窗公季子左峯公善擘
窠書左峯之孫毓眞公工楷書通篆隸毓眞公子蒼侯公亦
善書自左峯公以降其遺墨多不傳傳者才十一亦頗有漫
滅可惜也竹嶼老人當易代之際有高節與金孝章鄭士敬
齊名其書得晉人遺法予從老人元孫秋士翁乞得遺書數
幅此其一也○噫書之爲技末矣然而神明之淸濁心術之邪
正骨氣之堅脆往往迸露不可掩其在先賢雖非有繫屬猶

將寶而傳之況乎浴流而得原由根而達榦者哉頃以憂居暇日掇取往昔所藏彙爲一卷摩挲反覆愾然肅然蓋閱歲三百閱人且十世其詩書之澤忠孝之風流衍推暨以引之勿替于此可略徵其槩焉爰屬友人趙彤標題其右而自署其尾如此

五世祖集公先生手帖跋

五世祖集公先生在朔季爲名諸生慨然有經世志旣遭革命一意耽隱老于山水之閒生平善書其筆墨之性蕭閒自在稱其晩節先生旣歿其書傳者漸少亾兄紹宬及兄子希韓嘗于飛雲閣壁閒各得寫本金剛經一通紹升亦得手札五十餘首書法尤妙謹莊爲一册卽此本是也其中瑣屑

道家常事慮存故舊頗似絕不經意而一往清妙塵氣都盡豈不以其人哉吾家子姓其善守之

蘇州明賢畫像目錄跋

明賢圖像搨自弇洲王先生凡一百有十人繫以傳贊我朝康熙初張君永暉得王氏殘本重加摹繪益事搜訪得二百二十餘人屬諸故老若金孝章鄭士敬文端文徐武子朱致一數君子及一時名輩各書傳贊彙爲巨冊其用心之勤且厚如此也乾隆中沈歸愚尚書得張氏本頗多殘失因訪諸故舊家屬陸子潄補其闕遺而自題其後尚書既歿中遭事故其本流落闤闠予以制錢十五貫得之察其款識出自張氏者百四十六幅出自沈氏者三十七幅其中多有蟲

餘或有圖無錄因請于　大人爲題數幅其它則與宗老秋士及諸朋好共成之次其先後付工裝裱合之得百八十三人視完本則已殺四十許人矣以府志攷之閒有名迹著聞風采輝映而此圖闕焉豈卽在此四十許人之列耶抑其像故不可得而圖耶顧是冊卽非張氏完本視王氏本則數已過之爰爲目錄詒諸後人覽是冊者其亦有慨然而興尚友之思者乎

題胡曉山先生科試卷後

文有佳惡而得失因之夫得失之數果有定乎無定乎以爲有定而佳者未必得惡者未必失也以爲無定而佳者未始不得惡者未始不失也君子道其常則以爲有定者近之矣

昔左忠毅公督學京畿得史道鄰卷手署第一謂它日繼吾志事者此生也近者方望谿佐督學試江陰識楊賓實卷謂閩郡無與儔遂有意其爲人而二子卒爲世名臣是則知言之功又曷可少哉夏邑胡嶢山先生以科試文見知于漳浦蔡公擢第一閱四十年令嗣鑒泉官蘇州太守檢故篋中得先生手稾適蔡公以大學士假還過蘇應太守請題其後裝成一卷先生既以文雄諸生不幸早逝不得奮身當塗與古名臣伍即蔡公之知先生亦第以其一日之長而已尚能使人于沒世之下摩挲故澤慨然而動知己之感此以知操取人之柄者其鑒衡所及誠不可以或苟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太守能不忘其親其所爲孳孳夙夜期與

古名臣相追逐。而究前人未竟之施者。將必有在矣。先生又何憾乎。

蔣山堂字卷跋

山堂書品甚高。予頃至錢唐。見其為友人所作扇頭書。心醉累日。因藉介紹書。得山堂書壁論二篇。予以天眞野逸評之。蓋節取杜子美贈李太白語也。山堂性孤迥。家無儋石儲。未嘗干人。遇豪貴人。輒引匿。求隻字不可得。意有所適。淋漓揮灑。累巨幅不厭。人亦以此怪之。昔亾友陸佩鳴善評書。或問當代擅名書家者誰為第一流。佩鳴曰。擅名者都無第一流。老於深山古巷中者或有之。如山堂非其人邪。予故未識山堂。然玩其書。訪其生平行事。亦既見其人矣。

汪氏誦先圖冊跋

元默困敦之秋予方閉關僧舍鑿垣以通食飲平生親串及通家故舊莫不望風而卻步矣一日按察汪公屏導從款關相見坐蒲團隔垣而語商搉身心之事欿然其不自足也公起家縣令以廉能著聲往歲任蘇松糧道正己率屬銳意釐剔諸州縣凜凜就法度二十餘年沈痼莫解之疾灑然其若失誠可謂甚難希有者矣自昔任事者畏難苟安則以時勢爲解夫時勢何常之有觀公一反手閒其明效大驗若此充是心也以往而無有雖闕其閒者予以鑒官常澂吏治革薄俗而反之淳不且恢恢乎游刃有餘地哉越翼日公復遣使齎誦先圖冊屬予跋予反復周覽知公服闋之傳遠有端緒

高曾以降潛德弗光承家慶而報
國恩于是乎在矣稽古大人志士卓然樹德功于世者有本焉非襲而取之也公以歉然不自足之心反而求之順而達之吾安能測其所至哉然則往歲之事又不足爲公道矣遂書之册尾以復于公

記一

昭文支唐鎭正修書院記

昭文支唐鎭向有社學建于舊令黎侯龍若名其堂曰正修俾支唐之學者肄業焉其後三十餘年今令太原康侯卽其地增置學舍改爲書院而仍其名一縣之士多就學其中侯爲之擇明師日有課月有攷規模制度視昔有加既迄功介

其門生薛子家三屬紹升爲記紹升敢申正修之義以告諸生曰大學之書諸生童而習之矣顧亦嘗反諸身心而得所謂正修之義乎齊家治國平天下以修身爲本而修身必先正心故言正修而大學之道備矣誠意者去不正以歸于正也格物致知者剖正不正之分研正不正之幾而後能去不正以歸于正也故論語言修己以安人孟子言正己而物正卽修卽正卽正卽修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夫惟不知修身之必先正心于是有莊于色矜于名馳騁于文辭糾紛于訓說心之錮蔽日滋存亾得失幾不能自辨方儼然自命爲聖人之徒援文牽義以自便其私自護其疾而固有之心不可復問矣亦惟不知齊家治國平天下以修身爲本于是有

奮于才僑于氣鹵莽于嘗幾倖于小效是故文具勝而惻隱之意微心計精而機變之巧孰相餌以利相傾以智結習既成積漸難反由是優巧者進而廉直者退浮僞者庸而朴誠者去其極也官方敗而士習從之士習衰而民氣應之烏呼道之不明學之不講其爲風俗人心之憂豈不甚哉雖然道不遠人反之吾身而具足體之吾心而無餘諸生亦有志于斯乎誠滌念夫身之不可不修心之不可不正必有事焉循序而致功火然泉達日新又新孰得而閼之若唯佔畢之是務以取聲譽鈞名位而已則是舉也方恐詒吾道之隱憂又烏當于命名之義哉院故有田若干畝今增置若干畝邑人某實捐產畀之屋凡若干楹貯書若干卷并附書之使後

之人有效焉

重修西園文昌閣記

文昌帝君古之盡忠孝而爲神者也其立教垂世之心又欲胥天下之爲人臣爲人子者而胥盡乎忠孝也天下之人慮無不知文昌之爲神者神則莫神于忠孝矣人之心卽未有不忠孝者則天下之人卽未始非神而非神者患在于私其身矣爲臣而不私其身謂之忠爲子而不私其身謂之孝忠孝之盡則不梏于形塞天地同人物昭明爲神是故忠孝者神德之盛教之至也予讀文昌化書大都皆忠臣孝子之事至其條著忠孝之理則孝經陰隲文具焉昔者　曾王父至行感通親被訓迪證昔所聞事同符節遂于葑溪之關飭新

文昌殿關講堂進吾鄉士子會文其中宣究文昌立教之恉俾之知自力于臣子之事達乎忠孝之理而與斯會者益莫不憬然于神之所以為神勉而求踐乎其實流風所被至今未衰也閶門外之西園舊有文昌閣歲久傾敗里人程商珍募金復之虛其堂亦將以為會文之所既成屬予為之記予謂文昌之化顯晦有時而忠孝之理根于人心者固千萬年一日也知吾心之所以神則知文昌之所以神矣然則外吾心而求文昌者非也外吾心忠孝之實而求文昌者愈非也會于斯者可以穆然深思矣

近取堂記

予年二十餘矜尚氣節嘗與亾友薛家三言志願得為

朝廷諫官忼慨論世閒利病即遇挫折不悔而頗欲使天下之士慕義無窮也家三日吾之志畢于是願得負郭田數百畝與九族共之以餘財推之于鄉里仿東林同善會俾鰥寡孤獨者有養也其可矣予愧其言以爲仁人之用心當如是久之予憣然有志古聖人之道立人達人之心油然不能已子言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然則立人者其立已之成者邪達人者其達已之盡者邪人已異形而欲則未嘗異也豈不至近乎然則積已成家家一已也積家成鄉鄉一已也積鄉而邑國天下邑國天下一已也豈不至近乎而知取焉者鮮焉夫未履其地思任其事未遇其時思奏其功寧不日吾欲立人而達人也役役焉馳騖于遼闊而其近者反

曠而不治予以是益有味乎家三之言也乾隆三十七年里人旣捌施棺局請予爲之監予慮其事之不易繼也舉一會人輸十金至百金共得千八百兩有奇將以十年爲斷取什一之息償所輸用其本買田以供用舉會之日有願勿償者得四百金時方募金闢放生池建流水禪院不足取前會二百金以佐之而收其餘息給僧守院者頃之復與會友洮浴鯨謀謂古稱窮無告者惟鰥寡孤獨而孤寡較鰥獨尤窮士族之孤寡者較之小戶又甚焉遂爲會以周之三年所散者千金所周者百有三十餘家其費之所出司事者募金充之予復謀之李禹定吳松蕃圖所以久遠者集友十餘人續舉一會亦以十年爲斷醵金五千金其法略如前會而稍加其

息會集長洲學官之東文星閣予顏其堂曰近取亦猶行家三之志也然自三四年來家三教授于外凡予所行事不獲與家三其之及家三自沂州歸歸一月而歿悲夫家三之言予既用之鄉遂欲用之家閒嘗請于 大人及諸父諸兄舉千金之會將益廣之置義田然則家三之志我爲之與家三爲之果有異乎哉爰記其顛末以道家三之志及予所感發于家三者欲吾同儕廣而繇之至于無窮亦家三之欲也

江西新城縣中田廣仁莊記

予與江西新城魯絜非交絜非爲述其姻陳君兄弟積而能施自其先人凝齋先生嘗積穀三千石遇歲饑減價糶糶已買新穀補之積三十餘年至君兄弟欲益衍先志之澤乃以

所積穀推而出之爲鄉人倡于是鄉人相率捐穀易金于餘兩其建一倉而陳君兄弟亟捐田數百畝歲收其入以代匱推其贏視鄉之鰥寡孤獨廢疾者周之其歿無以斂者予之錢以斂無以葬者藏之義冢復推其贏視耕牛老疾者量其大小予主者以植禁不得殺俟其斃而埋之其法蓋本之其鄉先賢鄧潛谷而加詳焉莊成命之曰廣仁于是中田之鄉生者有養歿者有歸物雖不得其所矣予嘗論

國家休養百餘年所以利斯民者誠之至纖悉也常平社倉之設所在有之顧其利之及民與否未易言也以吾蘇言之比年穀貴有司出常平粟率紅腐莫有糴者私家糶則爭趨之何哉社倉之長拙者坐困于誅求黠者且徵貴賤權子母

而以其羨為官費而民曾不得貸焉何哉豈不以官之與民其勢闊其形睽勢闊而形睽故其情不能以自達彼其所為利之者徒文具焉耳而有司者未盡知之也且以在官者之為利也故自數年以來凡養老育嬰葬埋諸局吾鄉諸耆舊竭心畢力而成之者一旦悉舉而籍諸官于是歲收所入取什三四以饗吏胥猶苦不足而其利之及民者日鮮矣古者司徒之擾民既以保息六養之以荒政十有二聚之又必施之教法比使相保閭使相受族使相葬黨使相救州使相賙鄉使相賓其亦以官之利之不若民之自為利之民之自為利之又不若民之相為利之也陳君兄弟與其鄉之人共為此舉由其法可以相利于無窮為有司者惟當戒之勸之俾

勿壞且使吾境內之民觀感則效之其可矣而忍奪而籍諸官也哉陳君兄弟皆官清要其鄉諸君子亦多讀書奮迹仕宦其出而臨政必將有以利吾民吾願諸君以其行于鄉者達之天下以裕民財以善民俗以推宣
聖天子煦嫗斯民之至意而益衍先賢之澤于無窮其仁之廣又何如也非中出內規制別有記予特推究夫利民之實俾後之圖利民者知所攷鑒焉

洞庭東山席氏祠堂記

席君翰邦構家祠于洞庭東山之安仁里祀其高祖以降凡四世既成而自述其緣起曰此非小子彬之能也先人之志也蓋自我曾大父涵碧府君宅于茲也積有年所平生忠實

不虞人欺一族人挾府君貲以賈而詭言失利如是者再府君鬻居償所負已而其人謀漸溲府君置勿校暨我祖我父欲恢其舊而格于事勢常隱恫于厥心及彬之生賴先人餘蔭得以無飢寒之憂積銖累寸終克反其故宅益擴而新之幸克藉手以竟先人未償之志而終以慰府君不報之施然則斯祠之作其可緩乎遂介其友人請予為之記予慨然而歎曰烏呼是可以觀天道矣予讀易至復姤之際未嘗不悚然于君子慎微之學焉一陽在下于卦為復于時為冬仲萬物之生機未遂也進而為臨為泰又進而為大壯為夬為乾于是百卉昌潛魚躍候蟲鳴而生理暢焉皆此一陽為之兆也一陰在下于卦為姤于時為夏仲萬物之生機未闋也進

之爲遯爲否又進之爲觀爲剝爲坤于是木葉零堅冰至蟄動蟄皆此一陰爲之兆也故君子之于善也常不忽于其微而其于惡也必制之于始其不忽于微也故人之視之泯泯焉已爾默默焉已爾誠不知其操于獨者有甚危焉而不敢易也其接于人者有甚畏焉而不敢先也是其善也得不日積乎其制惡也絕其根而不使有芽之萌也瀓其原而不使有波之濫也是其惡也得不日損乎惟天之于人也視其善惡之差數而禍與福迭消長焉如持權衡以稱物初未嘗適輕適重于其閒然而遲速之不均也顯晦之有時也此又人事之適然而天所以陰隲斯民相協厥居者固千萬年而未始或忒也觀于席君之所述其先人能以忠實自存于心而

不校目前之得失如一陽之在下純純緜緜固結而弗解暨子若孫推衍遺緒浸熾浸昌及君之身遂克復其故業而妥侑其先靈其不為泰之三乎雖然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易之示戒深矣是宜益廣先人之志盡為善之實而滌去夫為惡之機遏絕羣陰馴至于六陽而不息然則天之報之者吾知其日引月長而未有艾也于其請也遂書而為之記

木瀆朱氏義田記

木瀆朱君睿圃宦成而歸推所有建宗祠置義田百畝自五世祖以下支屬之窮無告者歲有給焉曰吾鄉先賢范氏申氏之澤長矣雖非子孫而視服屬如涂人其何以為祖宗地

雖然吾力薄茲且為之兆繼自今有能推而大之田益廣澤益周范氏申氏其可追也事既成爰介其從子福沅屬予以記予方為吾宗謀義田家大人首捐田以倡遂請于族父昆弟出金權子母計十餘年可置田二百畝而竊喜朱君之有同志也雖然予之為此也以衆力而朱君以獨力獨與衆其難易較然矣既其成也則朱君視予乃獨易何也夫難易之數誠有不專視乎其力者耶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念也者力之母也朱君念之矣其成之易曷足怪乎

重修醫學四聖廟記

昔人有言吾終身戴天而不知天之高也終身履地而不知地之厚也豈惟天地哉古者帝王後先迭作窮源洞微既克

自盡其性因而經緯五行宰制萬物使天下之人莫不各盡其性其道行乎一時而其功被于萬世然而天下之人往往享其利而不知其所由然習而忘焉者皆是也若夫巫祝之守城隍里社之神祈禳者踵接豈非功之近而小者易見其遠而大者難知唐民之歌堯生當其時且以爲帝力于我何有況其在千百世下哉雖然此特未明乎報本反始之義爾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繫易必推本于伏羲神農黃帝劉子之觀雒汭也曰微禹吾其魚乎後之人讀易春秋者亦嘗隱然動于其心乎故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自元以來郡國醫學得祀伏羲神農黃帝謂之醫王廟亦謂之三皇廟我

朝因之康熙中蘇州醫學諸生以三皇無專祠請于有司卽禹廟合祀四聖而以岐伯諸臣祔積數十年廟圮弗治徐君步安倡諸同學共捐金錢若干經始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越明年十月落成規模粲然有恢其舊已而具其顛末屬予爲之記云四聖之功與天地並與生人相終始豈獨醫者所宜祀然卽以醫論演圖畫卦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醫之原也述素問辨本艸醫之方也地平天成辨五土殖五穀醫之補也微四聖則此道之熄也久矣徐君之亟亟于是舉也其明于報本反始之義者乎入是廟者卽小以見大自近而及遠當知由四聖之教不獨治人之身病而已又能治人之心病焉而欲治人之心病者必先自治其心始何以治之

其亦深究于孔子繫易之文反之演圖畫卦之先而默契夫古帝王述作之恉盡已之性以盡人之性然則吾心之病愈而天下人之心病無弗愈其爲報本反始也豈不大哉

重修盤門雙忠祠記

予觀建炎之事宋之不亾者幸哉方金兵破揚州于時高宗駐平江去敵尚遠平江固可守也曁曁焉去之臨安而越而明不暇一夕息已而敵破建康道廣德趨臨安由越入明縱掠海上而歸使其時平江諸將帥以勁旅遏其衝俾隻輪不反無難者柰何兵不戰而潰城不攻而下坐使五十萬人拜命于鋒刃而莫之救相傳金兵自盤門入有二士者拒敵于門外一死于陳一死于水而盤門破矣烏呼彼守城者或則

侍郎或則宣撫使非不顯且要也委而去之若棄涕唾而獨遺二士者以殉國之烈此不可爲發憤而洟痛者哉然自二士之死里人神而祀之迄今六百餘年而靈爽益著二士俱汴人從高宗南渡守平江其一劉姓鼎名蓋死于陳者也其一張姓鼇名蓋死于水者也祠有明永樂中俞禎碑以鼎爲順國明王職天壇傳奏司以鼇爲順濟龍王職盤谿守禦司其封爵莫知何昉要其來也則遠矣近者祠久不修里人醵金千兩新其堂宇既成屬予記祠在盤門外靈巖鄉俗名雙土地祠予更之曰雙忠夫其忠也乃其所以自神也遂書而記之

廿八日讀畢

二林居集卷九終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記

崑山縣重新建文昌祠記

日月星山川社稷五行五祀其主者爲神其神或顯或晦或後先更代見于傳記者昭昭矣若農若棄若后土則社稷之主也若申若甫則山川之神也若重若該若修若熙若犂若句龍則五行之祀也若閼伯若實沈則商參之主也古未有有其祀無其神者文昌之祀載于周官所謂司中司命是也今主之者在周爲張仲事具文昌化書蓋仲自周以降更二千年往往爲山川之神至唐而始主文昌越宋之南而位號

益顯其開高卑升降莫不稟承帝命而一視其功德以爲差
是知易言吉凶詩言陟降書言影響必且合幽明上下終始
爲權衡而廓然于耳目覩聞之表然後天道章神理炳善者
知勸而惡者知懲此文昌神道設教之大恉也祀文昌者徧
天下而儒衣冠者以其說近道士家言類疑信雜糅其亦不
攷于古不究于其義者與元和崑山之界有地名陳墓者舊
有通神道院院東南爲蓮池僧舍乾隆九年里人始建文昌
閣于院中閱數年尋圯三十七年秋復建新閣于池上累爲
三重閱三歲乃成費白金八百兩有奇張生觀瀾屬予以記
紹升先世自　曾大父以來奉文昌之教最篤其感應之機
陰隲之恉載于心懺質神錄足與化書相發明蓋其始教不

外乎使人遷善而易惡其旣也必以仰命達天爲究竟以是通乎易詩書之訓與古聖人立教之心無豪髮之間而非後世道士家言所能附會也傳曰黍稷匪馨明德惟馨夫是閣者誠憬然于文昌設教之指孳孳焉求有以盡之則其所以交乎神者豈徒考鐘鼓陳俎豆而已哉予旣志其始末而稱喜是舉之有合乎古也爰徵其義以告其人焉

仲舅光祿公葬記

乾隆四十八年冬十二月乙丑舅氏光祿公旣卒之五年始克葬于吳縣樸山之蔡家塲而以配潘恭人祔時嗣子保邦游太學未還不克具墓石甥紹升謹次公始末爲之記記曰公姓宋諱宗元字魯儒世爲長洲人曾祖諱之炌歲貢生贈

奉政大夫祖諱德受霈次都司斷事父諱匡業字鼎來霈次州同知兩世俱贈中憲大夫母陳太恭人生子五公其仲也公性開蕩脫略繩檢好聲色而疏于財樂赴人之急故自公宦達而兩弟俱得官州縣族中子弟援而進者不可枚數也初舉乾隆三年順天鄉試納貲爲知縣授成安移良鄉遷知薊州再遷知保定府晉天津道移清河當是時畿輔歲有大繇役倔偪之吏日詘而公獨以才見知閒値盤錯同官袖手愕眙公從容奏刀砉然開解亦善飾宮館治郵傳購金玉器物古今圖畫丹碧煥爛歲時通殷勤以是上官益向之總督方公與爲昏姻諸僚屬趨走恐後公家舊邸對谿至是別起第于綱師巷濬池壘石臺榭崇麗以太恭人年老乞歸曰設

歙張依巖絢亥錯塡塞家術服則集諸交士箋詩譜聲韻襲
續故事成書滿假居數年而太恭人卒旣免喪再出補天津
道時方公已卽世繼者要公重賂不得密奏公前家居頗橫
請案問賴
上察其誣得解尋
召入爲光祿少卿以扈從熱河得痺疾自免歸旣抵家則捐
義莊合田十四頃金累萬悉隸于莊與族人共而歲收其羸
備私用居四年疾甚漸不省事嗣子保邦慮莊費無節因請
更前制始定莊田爲三百畝弟三人各授田百畝兒子寧邦
幼長于公早夭遺所後孫與保邦各授四百畝弟太學公旣
沒業頗饒妾周氏讓所授田入莊幷爲四百畝公卒以乾隆

四十四年五月壬子年七十自公病篤時有妾叛去既卒遺姦人搆訟反覆保邦懦弱不能支不五六年罄所遺金以半宅鬻它姓而田亦斥賣盡矣惟莊田四百畝如故其葬也族人清原董其役質莊屋數間停族屬月廩者二歲乃集事烏呼傷哉初吾　母在時家用乏輒從公假貸累金數百已而吾　母殁公置弗復問及是紹升與執綝出百金爲助而請毋停族屬之廩以究公之澤俯仰盛衰百感橫集矣雖然公其可無恨彼厚自封殖鰓鰓焉爲子孫計者其又能久而不澌邪而公則遠矣

光祿公剏義莊規制甚宏遠後雖亟變其任恤之澤未嘗不在族黨閒紹升久欲書其事以自公之志于無窮茲故

于其葬也發之記中敘公行蹟終之以苦空無常之惜回向眞如法界卽此當瑜伽佛事可也公而有靈其亦鑒此誠耶

彭氏潤族田記

彭氏之有潤族田也于今二十年矣自先尚書公捐田十畝以倡族父兄弟繼捐金百五十兩買田十餘畝遂再舉千金之會收其歲息還諸族人而以其餘置田十餘年閒積至二百畝尚書公旣卽世貂升集數年所得之息復增置田一百餘畝請于有司造冊立案族人之無田者予之粟昏嫁喪葬予之錢老者病者鰥寡孤獨之無告者錢粟兼之視范文正義田之制雖廣狹有殊亦漸可仰而企焉矣其不名義

田者何也盖嘗權夫子受之分矣彼羣而矜之曰義者事必踰乎常格情必溢于常分其施者往往出于獨力之所成其受者又往往出于願望所不及若其在家庭骨肉間同心并力有無相通習而安焉不名曰義者謂適如其分云爾今以富者之所餘均之貧乏以族人之所殖畀諸族人亦猶一門之中交相裒益畛域胥泯而何義之有雖然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名之曰潤其庶幾乎願我彭氏後嗣子孫克廣德心日增歲益由此三百餘畝而擴至千畝由千畝而擴至數千畝俾諸族人俯有拾仰有取生理既充善芽畢達涵泳乎詩書之澤浸淫乎仁讓之休若陰雨之膏黍苗秋水之灌河伯其為潤也豈有涯哉爰書而文之碑冀有慰子之

望者

平糶記

乾隆五十八年春江東大雨水麥蒜爛入夏雨如故禾不得插米價騰踊每一石至三千錢予從湖上還家會公私所儲得五百石每一升減錢六合減三十萬錢盡散諸糴者始五月乙卯迄六月辛卯晦凡三旬有七日先是平糶者三來者無問近遠輒塡塞街巷彊者累數升不止弱者多空手去予心病焉至是畫界爲限東以城橋爲界南以城爲界西以新造橋直南爲界北以吳衙塲爲界除諸大戶市廛外合計五百家家予一票按票給米日以三升爲率率事無譁者程子有言韓信多多益善只在分數明予觀平糶一事信乎分數

之不可忽矣而惜乎予力之止于此也使得百萬粟以均諸閭郡豈不快哉

碑

卓行碑

金匱梅里黃氏年十九歸里人吳德星之子希言德星性疏曠不治生黃倚姑以績織爲活三年生一子越三月希言亦而子亦殤姑以哭子及孫相繼歿當是時黃年方二十二德星累遭喪益困益自放不顧家黃旣治斂畢仰天哭曰嗚呼吳氏之祀斬矣雖然翁在可爲也則盡席賣嫁時簪珥衣被買妾進之妾入門有身甫五月而翁又歿黃治斂畢復仰天哭曰嗚呼天尚憫予志願以男畀吳氏彌月妾生子男也黃

大壽告于翁主名之曰鑄居三月妾委兒以去黃自兒傷後乳絕湩已二年矣日抱鑄于懷哺以糜哯則以乳就之亾何而湩忽生黃復大喜曰今知天之不絕吳氏也終乳之鑄年七歲將入學或以無錢難之黃曰屋可賣也人不讀書豚犬耳鑄學五年賣屋五間錢易者吳氏之戚也館鑄于家資之學既冠通文理為童子師黃乃以乾隆三十四年買地陽山之西葬其舅姑及夫之喪旋為鑄納婦而黃年垂五十矣易之族子俊邀為黃立傳予讀之斂容歎曰烏呼黃氏一女子耳使吳氏之嗣既絕而復延使鑄也瀕死而不死于翁為忠臣為孝子于希言為貞婦于鑄為慈母出孤力冒九死肩五倫完獨志冊書所傳覩記所及如斯人者豈不卓哉予是揭

而文之碑銘曰

山可夷海可竭純厥志兮不可奪杵臼程嬰此其匹

孝烈碑

夫猗蘭懷芳經霜彌酷枯桐含音入火斯奮依古汗素緬厥純懿其有捐頂踵而不辭衽金革而無避者命之窮矣行實奇哉孝烈女者蘇州彭廷光之女子子也幼服內則長秉師氏繽紛佩環委蛇鞶帨好靜不嬉處勞若逸德比溫玉年如舜華問名知歸徵期有待逮茲旻秋乃遘父疾崦嵫欲莫桑榆難留耆龜旣默工祝告瘁女欲以人勝天以力衡命獨夜誓心經時蓬首剜肉作羹裹創進藥其如太山耆錄鬼伯聚斂飄風葉落晨露薤稀女乃呼號交手搏膺覩飯含衣慟絕

猶期再生撫棺淚盡惟餘一死然猶愴懷離裏悲戀含飴獨

行易浚兩心誰從終乃揮刃絕脰濺血漬衣魂招不來尸僵

猶立于時寒雲障天初日殷樹駢集里閭驚動都邑俾子失

聲潸夫掩泣曾不指顧已徧觀聽是惟乾隆二十五年十一

月壬寅也烏呼昔之琴鼓漆室履浮梅根已郡自沈鄰水走

哭並果茲烈心耿乃庸德或事垂冊書或名勒金石卓爾茂

質高蹈前矩顧使青雲滅景黃絹韜色菁蕤長閟幽潛恭光

不亦惜乎維吳舊邦導風端委雖瀕塵壓揚而彝教自昔式

彼奇節厲我廉隅借曰儒頑忍無紀述是用抽豪撰德伐石

表閭刻劃茲文照耀無極銘曰

生也何來我親之遺死也何歸我親之依孰死孰生吾知有

親上天入地如影隨身血流于齒刃猶在握嗟哉斯人一往不復高門峩峩白日晝曜勒此銘辭庶以教孝

南園放生池碑

蘇州古澤國也環州之水其大者爲江爲湖小者爲瀆爲港爲谿至不可悉數凡水居諸衆生若巨若細以蕃以育莫無所不容然而取之者曰縻操之者曰罾環而顧焉幾一鱗一介之安其居而樂其生也難矣哀哉于是吾黨諸賢發慈悲心依菩薩行旣月舉放生會遂因園爲池與之安宅延僧守之取流水長者救魚故事顏其所曰流水禪居俾諸衆生永斷殺因克遂生性不離方隅如縱大壑沐日浴月騰波躍雲樂我太平長爾孫子洋洋乎聖人之道皡皡乎王者之風觀

于此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知歸學人與是勝緣合掌讚歎爲之銘曰

天生萬族旣奠厥居鳥有山林魚有江湖各靖封疆罔相凌轢保合太和與天無極人爲物靈胡不自思弱肉彊食安知是非靜觀本來何人何物在宥天下淸寧合一習心所錮殺業熾然弋靡餘林網無遺川嗟爾人斯孰不惡此棘芒刺身呼痛曷已縱爾口腹烹胞擘鮮刀砧所過鼎俎告瘁天勿謂是魚其形甚細苟含生性天地同氣爾食是魚傷天地根曾不自覺爾心則昏爾有室家魚有妻子相呴相濡至于沒齒易刀而殺遲速惟均爾不變魚胡不變身嗟爾人斯夢夢三世智眼觀之通一無二流離太子昔爲人漁魚化爲王殺人如

魚是業所成如轆轤轉易危履霜由不早辨佛言孔言異口同音大德曰生孔心佛心救物之生戒爾之殺以生止殺是對治法無我無物當生不生我生物生同歸覺城

彭氏放生池碑

乾隆十七年大人督學浙江過里居命兒子紹謙等規舍後隙地為園因其窪為池池廣可半畝植以荷稍畜鯽鯉諸魚其後數年紹升讀書園中又時買市上魚縱之玩其泳游以為樂積二十餘年池中魚日充仞而吾家服屬子姓其生長于二十餘年間者且不下三十許人承天地之施沐太平之化我生物生非彼非此日引月長並育無害紹升于是請于大人立碑池上顏曰放生池爰為之銘以示我後人銘

曰池魚索索彭氏落落池魚烝烝彭氏繩繩

繼善堂碑

儒言性善佛言性空道儒佛者取善則窒空取空則廢善兩者常交相鹽也夫性本空非佛之能空之也性本善非儒之能善之也惟空故善太虛之中日月寒暑迭推迭嬗而不相夭閼也水火金木川陸飛行竝遂竝生而不相陵滅也茲非其善邪惟善故空勳莫如堯蕩蕩乎民無能名也德莫如舜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茲非其空邪由斯以觀孔子讓聖仁而不居顏子之有若無實若虛願無伐善無施勞此志也是故善不空不足以為善而取空而廢善者其失又甚焉夫

空非可取故語之以善而已矣善非可取故示之以空而已矣謂空爲可取者是以善之外有餘法也有餘于善法者是名惡見謂善爲可取者是以空之外有餘法也有餘于空法者是名耶執惡見耶執不可以有繼也往往就善而失善從空而背空厥病均也里人蔣雲昂陸勝先沈恆年諸子皆有志于善憫里之貧而死者無以棺也設施棺局築堂曰繼善堂在寧壽庵佛殿之左以僧守焉功既成屬予文其碑予惟繼善之言本之易大傳而諸子取之以名堂豈不以施棺者生于不忍之心而成于同體之愛得不謂善乎卽施棺一事設法計長久不中輟耳目聞見所及無掛然露骸與夫土親膚衣薪以葬者而善斯繼矣卽施棺一事既善吾同類之死

而吾同類之生而顛連無告者莫不思所以安全之而善斯繼矣夫如是物我之閒暢然其無憾也曠然其無竟閾也不亦善乎物我之閒暢然其無憾也曠然其無竟閾也又何善之足言也非空乎金剛經云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道儒佛者尚其淡觀之夫苟好善而解空蓋未有不繼者也

墓表

閻懷庭墓表

乾隆三十年予游京師與萊州韓公復交因以知青州閻懷庭忠信好學與公復以志行相師友爲書其事狀而藏之明年懷庭成進士官考功司主事時予已南歸不獲見懷庭及再至京師而懷庭以病歸歸數月而懷庭殁矣悲夫懷庭天

性沈毅內行醇篤模範遺經動中禮法齊魯間言道學者多推首懷庭其在官直心而行有不可撓之力同官者輒指目之而懷庭涼涼然亦不自得也公復知來安縣嘗與懷庭書自敘其所以施于民者甚詳予讀之而喜傳示寧都羅臺山臺山以書復予言讀公復書愴感溯零繼以蹈舞臺山故嘗識公復懷庭因盛稱懷庭志行之美以爲

國家明德醇懿涵濡百餘年其徵應于士大夫者于閻韓兩君見之矣未幾懷庭歿公復又能官去予每與臺山道之未嘗不慨然增歎也懷庭歿後四年公復以書來并示其所爲懷庭志墓之文而屬予爲之哀予自顧菲薄何足以表懷庭傾惟數年間與懷庭慕效之誠及與公復臺山平昔相與論

議者不可以無述也嗚呼君子之遇于時其命乃在天矣至其所以自盡者不可得而委也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壽不得而貳焉而況出處之際乎懷庭名循觀號伊蒿世爲樂昌縣人歿之年四十有五葬營邱先人墓側其事狀及所著書誌文詳之矣不備著云

韓長儒墓表

乾隆二十二年予與韓夢周公復同舉禮部試後八年始相見于京師相與商所處恨相知晚也公復質厚而氣淳服孝弟忠信之訓密志闇修不苟爲褒襮意其稟習于父兄師友者至浹居久之公復示予所著文則其平生交游頗具其中類皆謹篤明粹之士竊以前所以意公復者不謬旣而次其

伯兄長儒行狀屬予文其墓道之石予受而卒業則又未嘗不歎公復所以得致師友之助者非偶然也案狀曰伯兄諱懿字長儒先世世居山東濰縣曾祖父文學府君諱有極祖父文學府君諱瑚考主簿府君諱承休母張孺人妻姜氏男子二起震起芳起芳後為諸生女子一壻某女孫子四殁于乾隆十一年十月八日年三十有八其明年三月八日葬于吉士溝先考之墓側兄志也夢周少也孤不及事吾父依母依兄至于成人父殁時兄年二十有四仲叔暨夢周皆弱小家貧多故吾母居常鬱鬱兄外則輯睦鄉鄰入侍母奉養周備視母所欲力致之無倦乏母嘗語夢周曰吾閔汝兄艱所致物即甚稱吾意吾每不欲言恐其常繼也又語夢周汝幼

患痘疾瀕危汝兄向吾述醫者言謂必無患及汝病良已以情告則已涕泣不食三日矣夢周自七歲入家塾諸經皆兄口授及夢周長督夢周益勤或惰廢反覆告誡述先人志事繼以流涕其教仲叔兩兄也亦然今仲叔暨夢周稍克自振頗見齒于士君子兄之德也兄殁時諸戚弔者哭之哀或曰是宜不長年世有相友愛如此兄弟而能久聚者乎益憤言之也迄今且二十年族黨諸老人述兄往事未嘗不揮涕狀之大略如此烏呼公復故以賢子獨惜長儒船粹美之質敦飭人紀顧不獲大其施風厲末俗中道夭折以此爲重可悲也子又何能已于言邪

常州知府黃君墓表

常州知府黃君既歿二十三年其子光理光琮始克葬君于其鄉小港之原又逾年以書告于紹升屬爲文以表于其墓紹升年二十餘初自奮于學誦黃君之言因以識黃君之志黃君之言曰善人君子不可絕于世如嘉種焉生人之命所恃以立也烏呼豈不然哉黃君不幸早卽世而其時所謂善人君子者迄于今亦零落殆盡矣可悲也夫黃君諱永年字靜山自號崧甫世爲江西廣昌人雍正六年舉孝廉方正不就乾隆元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至郎中君故好學以文章自名平居未嘗廢書及官刑曹則矻矻治案牘于諸疑獄多所平反一日有廣東客謁私第閽者以名聞弗識也及見遽伏地叩頭謝仰而言曰某頃以某事陷冤獄非公則久

入鬼錄矣徐出一盒珠獻之曰謝公大德君變色曰嘻我爲刑官據法出無辜職爾何比于汝而乃汙我爲客大慚內珠袖中逡巡去既公卿交章以御史薦時宣城知縣段雲翮以迂謹失上官意會有築城之役委它官代治之雲翮故勤民民愛戴之民閧訛傳雲翮被劾且受代相率罷市閧于府堂巡撫以變聞坐雲翮指使皁

上以御史言命君往鞫之但請以雲翮改教官諸囚並減死十年拜平涼知府以親老辭改知鎮江歲餘又改常州君爲政寬重有體尤盡心溝渠之利在常州濬德勝湶港溉田二十餘萬畝行部所至必咨訪高才尊禮有德事上官未嘗屈節總督黃文襄初至江南知府以下迎者俱道旁跪君獨長

揖而已後黃以閩兵至常州供具頗約省黃弗善也尋以它事奏罷君待讞于蘇州日閉門課文史焚香默坐泊如也十六年夏六月遇疾卒年五十有三巡撫雅公知其貧欲令屬官各致賻或以告光理光理曰此豈先人志邪辭之喪之歸也費皆出門人陳道云初君在京師與同朝賢士大夫砥厲志節一日大學士鄂文端與寧化雷貫一燕語論當世人才貫一因道君之爲人文端以是知君君爲曹官得稍行其志者文端力也文端薨君竟以黜去而諸公亦相繼謝世晚進之士其風氣稍殊矣予不獲生君之時與諸公一發其中之所藏也予能無感乎君舉鄉試出　大人之門平生書疏往還頗密商確問學氣誼洽至紹升嘗竊聞之又嘗與光琮相

處久得備聞君遺事因揭其大者著于篇使後之論世者徵焉

墓志一

縣學生黃君墓志銘

蘇州府治齊門內有地名沙河唐士曠人居少邑中貧者歿不克葬輒委棺焉歲久木腐骸骼出狗析而食之既亟三四里纍棺至數千邑人黃君過而哀之倡于眾集金四百買地橫山之麓舉而瘞之腐者以版傅或盛以罌得三千有奇請僧誦佛經施瑜伽法食而遺之半歲而工竟其事者李君蕙紉沈君浴鯨而予亦與焉時為乾隆四十年逾年而君遽卒越五年將葬諸孤述君行事乞予銘其墓君諱林字協周世

居蘇之長洲縣今分隷元和少事親孝母病爲壇禱北斗求以身代積四十九日方假寐忽聞異香幡幢蔽空下中擁神人如世所肖道姆狀名呼君曰林爾誠孝㭘爾母數盡何君搏顙求哀神人乃曰憐爾孝心當延爾母數旬爾已而果然性慈仁持不殺戒教授生徒輒盡力有以急告者無弗應也年四十餘始補諸生卒年四十八妻汪孺人子二人長堃府學生次敬敷孫一人和萬君卒之年沈君亦卒先是予開近取堂周里中孤寡之窮乏者君與沈君實助之自兩君之卒而能助予者少矣豈獨君所倡莫爲之繼而已乎悲夫爲之銘庶其有繼之者銘曰

德韜于躬體寧其封以遊乎無窮

恩授修職郎府學生任君墓志銘

君諱德成字象元先世居魯之任城後遷于蜀趙宋時有諱藎言者通判平江其子孫始家于吳又十世至本朝諱大任者居吳江之桐里篤于儒行子夢乾縣學生是爲君考君生時母朱太孺人夢神人授以蓮實曰此善果也已而免身故命以德成而字象元焉君幼而端重旣長補府學生好讀先儒書奉朱子白鹿洞規檢攝言動括摩氣習內養日充因集自漢迄明先哲格言與洞規相發者合爲一書曰洞規大義以明先後一揆之恉居鄉勤于施濟里置社倉首捐米百石以倡勷鄉塾以造士濬萬頃江達之太湖有司以聞賜八品章服年饑設粥食餓者鄉人德之夕步于庭二

偷兒方踰垣下見君驚欲竄君徐語之曰毋恐子得無患餓乎吾以粟遺汝因手量一斛米與之戒之曰危哉慎勿更爲也其人叩頭謝去已而徧告其黨戒勿盜任氏頗聞于人人遂藉藉傳之然君故不以語人也嘗雇舟詣府治既行有求附者舟人卻之君曰無傷也內之已而附者沓至載且滿君至處所坐讓之雍正朝

詔舉賢良方正鄂文端公爲布政使欲以君名上君固謝乃已應省試既薦弗售遂棄科舉業乾隆三十七年君年八十九矣其年十月得疾臨終語其子曰勤讀書勉爲善此兩言者吾家世守之汝以此教人可矣遂吟邵子詩云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所愧遂瞑君既殁會

詔求遺書其家以君所著上之宣付四庫館子三人長思謙諸生貢太學次思和次思敬太學生女子三人袁桓周元瑛金廷勳其壻也孫五人曾孫十一人元孫一人以今四十六年正月壬午葬于西津之塋銘曰

蓮之寶香以潔葆德元心如結白鹿規勸補綴穀有詒名不滅神聽之銘斯穴

蔣君墓志銘

君諱大成字師軺先世自宜興遷蘇州祖諱濟選長洲縣學生祗厲儒行能文章歿而祔祀文星書院父諱嘉炘吳縣學生君生三歲而瞽稍長習卜筮推人生命汲窮通休咎輒驗誦稗官小說數十萬言導諸里黨俾灼知善淫福禍之理而

尤以護生爲急時人疾痛勸出錢贖放魚鳥螺蛤之屬歲輒千萬事母孝中年一至淮安淡夜忽念母比曉遽買舟歸自是終母身不復出嘗夜行溪橋下若有掖之者曰起起遂安步而反二日遇逸馬于道叱之馬驚躍越肩脊過道旁人皆歎咤以爲奇晚歲頗修淨業及臥病口占一詩多解脫語又三日而逝時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日也君娶沈氏生子四棠廷綸萱蘭棠爲名諸生與予習以今四十九年四月朔葬君于吳縣吳山之原屬予志而銘之銘曰

昔有尊者證三昧王不因眼觀而洞十方是見非眼是觀非心旋見循元照徹古今粤在孔門若左若卜述詩春秋國語是錄君雖不逮好善彌敦流衍先澤被爾後昆回向靈山淨

諸餘業何去何來是法非法風凄蒿里月照幽宮我勒斯銘以覺聾矇

秋士先生墓志銘

秋士先生之卒也客外生張氏未逾月遷殯于墓越明年八月丁卯始克安厥兆其族子紹升爲之志志曰烏呼先生之遇窮矣人之弔先生者未有不悲其窮者也吾獨謂先生竹柏之性有節有文落其實蓋季次原憲之流采其英亦元結孟郊之匹吾未見先生之窮也然先生終竟以窮亦其窮者蕤荏旦莫閱其不窮者無厓矣而又何悲焉先生彭姓績名其凝字更字曰秋士世爲蘇州長洲縣人高祖諱行先明季貢生有高行曾祖諱球祖諱志求父諱景駿母吳氏生母錢

氏妻龔氏先卒無子嗣子曰以成其卒以乾隆五十年正月丙子年四十四墓在吳縣九龍塢之原銘曰

謂先生窮春艸其丰幽幽長松歸乎其宮

九日讀止非

二林居集卷十終